

# 符号学视角下俄国象征主义诗歌的语言艺术

李 丽

(济宁学院 外语系,山东 曲阜 273155)

摘 要: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末,俄罗斯文化史上曾有过一段短暂而辉煌的文艺复兴,即“白银时代”。其象征主义诗歌的巨大成就,为白银世纪冠上了“象征主义时代”之誉。运用索绪尔符号学理论,解读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象征主义诗歌,可以更为准确地揭示俄罗斯白银时代象征主义诗歌的语言特色。

关键词:索绪尔;符号学;俄国;象征主义;诗歌;语言艺术

中图分类号:1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6051(2008)02-0110-04

收稿日期:2008-03-11

作者简介:李丽(1978—),女,山东省济宁市人,济宁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俄语语言学。

## 一、引言

19世纪末20世纪初(1890—1917年)被称为俄国文学的“白银时代”( )。这是一个群星璀璨、人才辈出的时期,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一闪即逝,但在俄罗斯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中都留下了极其辉煌灿烂的一页。俄罗斯象征主义是其中最具有影响的一个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它与其它受其影响的诗派争奇斗艳,不仅形成了俄语诗歌中的“白银世纪”,同时也宣布了俄语诗史上的一个“后普希金时代”的开始。

俄国象征主义诞生时,国家正处于黑暗和贫困当中,以普希金为代表的文学“黄金时代”衰落,文坛的公民倾向造就了俄国诗坛所谓的“花已凋谢,火已熄灭”的沉闷“黄昏”。这一切,迫使俄国青年诗人们为振兴诗坛而另辟蹊径。源于法国的象征主义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于是,俄罗斯象征主义文学很快轰轰烈烈的兴起,成为俄国象征主义的先声、白银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文学流派。其诗歌鲜明、独特的语言艺术特色,为俄罗斯文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下面我们将以语言符号学理论为视角来解读俄国象征主义诗歌,以便更好地把握诗歌的内容,最终领会诗歌的整体内涵。

## 二、语言符号学理论的引入

### (一)语言符号学的基本理论

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瑞士著名的语言学家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1857—1913)在其不朽的语言学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中提出了著名的语言符号学理论,影响了其身后近一个世纪的语言研究方向。

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理论包括:“语言是表示观念的符号系统”<sup>[1](P15)</sup>。“语言符号不是事物和名称的关系,而是概念和音型的关系。……语言符号因而是一个双面的心理实体……符号是概念和音型的结合。”<sup>[1](P66-67)</sup>“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性的。……语言符号是任意性的。”<sup>[1](P67)</sup>“在语言系统中,任何一个成分的价值都依赖于所有其它成分的同时存在。”<sup>[1](P112-113)</sup>语言符号系统是个关系网络系统,这个系统的各个成分之间存在着“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

### (二)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本质特征——语言符号的任意性

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是在大脑中产生联系的两个要素的结合,或概念与声的结合,而构成符号的两个要素都是心理方面的。为了说明构成符号的两个要素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索绪尔用“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两个术语替代“概念”和“声象”,并阐述了符号性质的第一原则:“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既然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联系而成的整体,我们可以认为:语言符号是任意的。”

对语言符号或符号的任意性,索绪尔说得很明白,能指与所指之间没有自然或必然的联系,不

能由能指推断所指,也不能由所指推断能指,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具有任意性。“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

### 三、以语言符号学理论为视角对俄罗斯象征主义诗歌的解读

#### (一)以语言符号学理论为视角对诗歌的解读过程

象征主义诗歌的解读过程,可以看作是从能指出发解码所指的过程。作为符号不可分离的两面,所指隐藏于能指的背后,解码所指就是要探寻能指背后的涵义。从由能指出发寻找所指的解读角度看,象征主义诗歌的解读路径可分为两个步骤。首先,作为语言能指的诗句在读者的头脑中描绘出诗歌所指。然后,在第二个步骤中,诗歌所指被赋予新的角色——诗歌能指,作为新的出发点,为读者推测诗歌所要传达的信息提供线索。

#### (二)诗歌的解读层面

我们对象征主义诗歌解读时,可以将诗歌中的意象元件看作一种符号,并以此为切入口,从横组合与纵聚合层面、能指与所指层面、外延与内涵层面,对俄国象征主义诗歌进行解读。

##### 1.横组合与纵聚合层面。

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把语言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归为两个层面:纵向的联想层面(“话语之外,彼此之间具有某种共同性要素在记忆中联系起来,形成由各种关系支配的集合”)和横向的组合层面(“符号的一组排列,它具有空间延展性……是线性且不可逆的”)<sup>[2]</sup>。俄国白银时代象征主义诗歌就是按这样一种交叉轴模式排列组合的。

因此,在分析象征主义诗歌时,我常常把象征作为一种符号,把解读中的涵义积淀和呈现过程作纵横两层面的分析。俄国象征主义诗人认为,作为一个符号的象征,它既是瞬间情景相融的结合体,同时也承载着诗人的情感。这也正与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理论相呼应。

所以,俄国象征主义诗人将印象派捕捉生活瞬间的艺术手法移植到了诗歌的创作之中。而且,由于象征主义诗人写诗的目的并不是表达一个确切的概念,而是具有模糊性和多义性,所以他们也

对“瞬间”格外关注。正如象征主义诗人所说,象征主义写诗是要“捕捉思想和形象的第一次闪光和萌芽,而不是它的确定的轮廓。”<sup>[3] (P23)</sup>因此,俄国象征主义诗人特别注重“瞬间”“真实”,追求“瞬间”的美感,淡化“永恒”的意义,并且追求变幻莫测的精神生活和扑朔迷离的内心感受,他们的诗歌也因而具有了强烈的神秘主义色彩。

如巴尔蒙特是美的热烈的崇拜者,他希望以艺术的美来剔除现实中的丑恶。因此,他在象征主义的诗歌中看到了“两个方面的内容:隐藏的抽象性和现实的美感。”<sup>[4] (P63)</sup>在他看来,“瞬间”就是最高的美,只有“瞬间”才是真实的,才是生活的本质特征,因而,捕捉瞬间也成了他的诗学追求。他在《我不懂得明智》一诗中写道:“我不懂得明智——这只对别人合适,我写进诗中的全是倏忽即逝。我在每个瞬息中看见世界千万,其中充满着虹的七彩,流转变幻。”可见,“瞬间真实”也与世纪末悲观主义的“末日情绪”具有一定的关联,同时,他们的宗教神秘主义中又带有一定的乐观主义情调。这两种情绪交织在一起,相互冲突,含糊不清,但体现了当时人们复杂的情感世界。

女诗人吉皮乌斯在《瞬间》一诗中,就典型地表现了这两种情绪的融会,而且把捕捉瞬间和神化自我的情绪结合在一起。她写道:“透过窗户,展现出明净的高空,傍晚的蓝天一片寂静,万里无云。我孤独的心田幸福地哭泣,只因为天空这般美丽迷人。燃烧着黑暗之前的寂静的光彩,从光芒中婷婷走来我的欢乐。这会儿世界上已经一片空白——世界上惟有上帝、天空和我。”<sup>[5] (P261)</sup>

可见,俄国象征主义所追求的“瞬间”,常常是心灵的瞬间顿悟,具有浓郁的神秘主义色彩,象征主义相信,在现象世界之外存在着一个神秘的超现实的世界。这一世界用理性的手段是无法认知的,只有借助于艺术家的直觉所创造出来的象征才能近似地再现它;只有凭直觉,即一些理性的神秘的内心体验,才能认识真理和创造美,因此,他们努力去捕捉个人一瞬间的感受和幻觉。

##### 2.能指与所指层面。

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可区分为能指和所指。能指是符号的自身材料构成即“音响—形象”。所指是符号所代表的概念、意义。能指层面就是形式层面。语言的音响同意义没有必然联系,二者的关系是任意的。但诗词语言则把音响作为独立的审美要素,使语音音乐化。就单个语词符号而言,所指是符号所表示的意义。就诗词而言,不能只考虑单个的语词,而是语词所构成的系统,由系统传达



事物。这也就是所谓的“话题陌生化”，“有意地用一相对陌生的事物来说明”一个日常生活中非常熟悉的事物，以揭示该事物尚未为人所认识的某一特征，从而形成一种“新奇的”隐喻。在事物特征从一个领域转移到另一个领域“所引起的相关意象从‘不和谐’到‘和谐’的动态互换过程”中，事物的外延与内涵在读者心中形成了一个相对明了的概念，而“不和谐”感得以消解，审美对象得以构建，读者因而感到了审美愉悦。这可以在勃洛克诗歌《陌生女郎》中窥见一斑。

为了再现现实生活中破烂不堪、庸俗的场景，诗人故意选用了一些旧词和口语词，来表现真实的场景，进而表现他的厌恶之情。像旧词“ ”，口语词“ ”，等等。为了营造与之相反的情景，在诗的后半部分诗人又选用了一些高雅词汇和书面语。形容陌生女郎身段的“ ”、形容她深邃眼睛的“ ”，以及书面用语“ ”、 “ ”等等。读者在阅读此诗时，会深深的体会到这种选词的差异造就的层次美感。

此外，为了使所描述形象具有特征化，诗人运用了根据上下文才能形成反义词的词汇。例如文中出现的“ ” -- “ ” -- “ ” -- “ ”等等。

由此可见，在象征主义诗人的作品中，具体的事物被隐晦的联想取代，成了抽象、神秘的意义。所以，在欣赏他们的作品时，读者需调动自己的智力和阅历，去体会、去揣度、去猜测创造者的内心世界，进而参与其创作。于是，智者见智，仁人见仁，对同一首诗、同一部作品会有许多不同、甚至

截然不同的解释或评价，但这却又并非是确切而惟一的。

#### 四、结语

总之，作为俄国白银时代首屈一指的象征主义诗歌，其语言艺术是其哲学追求、审美取向的结晶，已成为俄罗斯文化中的一座宝库、世界文学的重要遗产。在整个20世纪里，中俄文学都呈现着特殊的亲密关系。俄罗斯文学，包括象征主义诗歌在我国传播广泛，影响深刻而深远，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我们用索绪尔语言符号学对其进行的解读，只是从语言学的一个角度对其进行认知，以期能对其语言艺术有所了解。

#### 参考文献：

- [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 [2]索振羽.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是正确的[J].语言文字学,1995,(09)
- [3]. . . . . (2)[C]. . . . . ,1955.
- [4]巴尔蒙特.作为神魔童话的诗[M].莫斯科:文艺作品出版社,1915.
- [5]飞白.世界诗库:第5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1.
- [6]A. G. Lehmann, "Preface", in *The Symbolist Aesthetic in France: 1885-1895*.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74.
- [7]. . . . . (4)[C]. . . . . ,1982.
- [8]周启超.俄国象征派文学理论建树[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

## Understanding Linguistic Arts of Russian Symbolist Poetry

——Reading from the Approach of Semiology

LI Li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Jining University, Jining Shandong 273155, China)

Abstract: The Russian symbolism was a new literary trend in the White Silver Age of Russia. Based on its great achievements, the White Silver Age was called "the age of symbolism". The paper has a try to understand the poetry from the Approach of Semiology, finding out its linguistic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semiology; symbolism; linguistic arts; poetry

责任编辑:曲文军